



心想事成

——达尔的爱情传奇

Darl's Saga

余向明 著

当达尔终于明白柏拉图式的情感不能代替真实的恋爱时，痛苦正等待着他……

百家出版社

心想事成

——达尔的爱情传奇

余向明 著

4

3247.37/1936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想事成：达尔的爱情传奇 / 余向明著，—上海：
百家出版社，2001. 12

ISBN 7-80656-509-4

I. 心… II. 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04138 号

书 名	心想事成——达尔的爱情传奇
作 者	余向明
责任编辑	胡国友
装帧设计	汤 靖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 (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长鹰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4, 000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56-509-4/I · 24
定 价	20.00 元

前 言

我们这一茬人是幸运儿，因此我们没有故事可说。战乱内乱都让前辈父兄们担待了，我们过的是平静的生活。平静得没有什么故事。因为这种如今才知道难得的平静，我们最后享受了理想主义的美味。我们之后，日子就不同了。

崇高的美与现实的美，未必总能和谐统一。美的冲突带来过苦难，然而苦难仍旧可能达成美学意义上的美。思想的模糊，行为的错失，爱恨的惆怅，离合的悲欢，事前的急切，事后的遗憾，总算是充实地生活过了。暗恋本是每个人在豆蔻年华时都经过的事，只是一个时候可能有意往内心深处埋藏，另一个时候暗恋者自己也不知不觉。心底暗藏的希望也是人人都有的，一个时候美梦成真，另一个时候好运却擦身而过。

重视过程本身带来的成就感或者是尘世当中人的一种无奈，其实是人在心理上的一种自我调节。有人把人生当作一场游戏，着意于游戏当中怎样能尽情挥洒，而把结果交给命运。这种洒脱，在前途未卜的尘世，或者还是一种明智。人天然懂得趋利避害，因此这种明智得以流行一时，但终究难堕虚空之结局。

毕竟美梦成真才是最好的结局。心想事成是人的共同愿望。

过去终归是过去，我们都应当向前看。但在我们疾速前行时，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并未改变。知道我们从哪儿来，才能更清楚我们目前的位置。于是我开始思考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意识到我们当时处在理想主义

的末梢，现实主义的始点。我本着客观的观点，用写实与写意结合的手法，描写社会变革背后年轻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力图将那个时代的精神象征性地刻画出来。

主人公仰望上方理想天空里的美景，感觉自身像无边际的空间里漫游，四下有音乐伴随着。这样的漫游给他相当的满足。在他举步向前时，他的视野逐步落实到真实的平面上来，在真实生活中面对自己。

不觉到了来年春天。

林黎已随人而去，达尔想起，心里仍是酸酸的。他很想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校门，去一个少人去的地方。北京最著名的几处名胜都去过了，那些地方一年四季都是游人穿梭。北京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或许公园还应多修几个才行。

这个周末早起，记起古迹中有一个首都博物馆还未到过。这地方平日没听到同学中有人谈及，或许正是自己想寻的一个幽静处。洗漱完毕，用过早餐，便骑车出了门。

首都博物馆在东城北边，靠北三环路，在钟楼与雍和宫之间。这建筑在历史上是孔庙，一进院门，只见古柏参天，红墙围绕，的确有一派尊严。在故宫博物院里见识过了昔日帝王至尊至贵的气派，到了孔庙里，达尔没感到圣儒的地位崇高、可敬可畏，反觉得孔圣有几分老学者的和蔼可亲，心想不知道这庙堂在鼎盛之时是怎样一种气氛。

院内青石朱漆的大殿和藏书楼已略显老态，厅里公开陈列着名人墨迹。他从大殿后门出来，见近旁矮墙上有一个圆拱门，门内腹地纵深。他寻幽而来，自然不肯放过。进到门内，见景象很不相同。由门直通往里的花岗石走道两旁，不是楼宇，不是松柏，更不是亭榭荷塘，而是一排一排三米来高、一米多宽的坚实厚重的石碑。他在门口远看，以为是孔氏家族的墓碑，又觉得石碑特别高大而且年代不甚久远，不大像是一个家族的历史遗留。走近看，石碑上面自顶至踵一行行刻了

许多不同长短的字句。仔细一看，原来是历代科举考试中进士者的姓名籍贯和上榜年代的记录。从前不知道还有这样的石碑，达尔心想，这些人也算是名垂青史了。石碑上的姓名条目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包括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约两万名进士。达尔注意到历朝进士们的籍贯分布遍及全国各省，而安徽江西、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地区在不同年代里面又各占突出的比例。他读着石碑上的人名，心想自己也算是万里挑一了，如果没有改朝换代，名字是否也应当在刻入石碑之列？达尔为这想法暗自好笑。

说不清是因为厚古薄今的思想让他觉得古人高不可攀，还是一日千里的现代科技让他觉得石碑上的历史只是遥远的陈迹。从古到今，历史有时在飞跃。坐在石碑前，他胸中涌起一股断裂的感觉，不知道自己是石碑上铭记的人群的自然延伸，还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新人。

他想起与林黎同游豫园时遇到的奇石。那是一块两人多高、四五人合抱的人形山石，曾激起他一阵感慨。此时忆起，已觉得是相当遥远的事。眼前的石碑上分明带着经年累月雨打风吹的痕迹。石且如此，人何以堪？

—

达尔几乎可以算是眉清目秀，除了眼睛不大却深，眉骨又比常人略高。对于他的眉骨大家看法不一，有人说酷，有人说呆，无论怎样，不算奇特。然而他的耳朵直立招风，且能同眉额连成一气，活动自如，因此引人注目。根据科学的说法，耳动是返祖现象。于是有人推断高眉也属此类。因为达尔来自云南，那里有中国境内发现的历史最久远的元谋猿人化石，他的返祖特征令人联想他与古人类有某种特别的联系。

不过很快这种说法被发现是想当然尔。达尔的高眉与竖耳没有影响他是一个正常人，尽管他的个性有些特别：他是个特别乐观自信的人，对自己能心想事成这一点深信不疑。这倒不是因为他能算卦念咒，而是他所想或是远大之事，一时不能检验；或是抽象之事，成与不成难以说得清。那时他刚离开云南，只身到京城求学，时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百废待举的时代。

达尔随班里同学一道去爬香山。人站在山脚下往上看，香山不高，路也不险。见到山没想到移山，而是攀登游览，已将时代调门的变化流露出来。他看见先行一步的游人已经沿路北上到山脊上，稍稍歇息，又顺山脊往西边高处的香炉峰攀登。山道沿线的红叶已经是一团一团的，有的鲜艳，像亭亭玉立、风姿绰约的女子，有的深暗，像略通世故的高班学生；有的还稚绿未尽，就像眼下这一拨新人。这会儿时当正午，山道西侧山坡上一大片的泛青染红的树林，在当空的太阳照耀下显得

郁郁葱葱，顶峰上的岩石反射着白色亮光，先行游人的数面旌旗已经在峰顶上迎风招展，十分撩人，不觉游兴陡增。

香山自来有它诱人的地方，达尔从前了解无多。因为上有兴国安邦的伟业，下有修身齐家的宏旨，有识之士无不孜孜忙碌于案牍鼎鼐之间，山川悠游的情趣，虽是人的本性，难免打着折扣。山下丛林环抱的一幢白色建筑引人注目。雪白边银灰顶的围墙里，是宽敞的院落，正当中是两幢同样雪花白墙和银灰镶边的精巧的平顶房，像两只白绒灰顶的天鹅，平静地浮在绿色池塘里。人说建筑破坏自然景观，这幢别墅宛然天成，倒为野趣浓重的香山增添了不少气象。

香山顶峰四面峭壁，峰顶平削，状类香炉，因而得名“香炉峰”。由峰底到峰顶，高的地方有十来米，低处也有三四米。峰下又都是崎岖的山道。攀登时不慎滑落，少说也会受轻伤，若滚下山坡更是性命堪虑。“香炉峰”又叫“鬼见愁”，其来有自。达尔等来时，山道已较先前平坦了不少，一般游客都可以凭徒手登峰造极，虽然有时不免手足并用。

达尔虽在省城里读的高中，从小却在山里长大，因翻山越岭惯了，走路总要抬高脚，不及都市里的人那么泰然自若又从容不迫。岂止走路，谈吐举止统观起来，他还是都市标准里的乡下人。大概是因为看见同行的男女大多举止典雅，谈笑风生，旁若无人，心中不自在，本以为脚下这段坡不起眼，爬上来竟也出了不少汗。不过又想了，矫正口音不亚于矫正牙齿，学谈吐风度更难过孩童学步，都要花时间。达尔聪颖，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他不愿让此等无谓的杂念倒了自己的游兴，便回头看四下的风景。这时山下的人群和景物都小下去了，人到此处有在太空中独步的感觉，忘了自己是结伴而来。东南西北四方，除了一面是坡，其余三面都没有遮拦，正是所谓网开一面。山原知道宽容，奈何人却不知。山中的水气受阳光的热力而蒸发，无数肉眼看不见的小小雾珠此刻正汇聚成缓缓上升的暖湿气流，地面上的农田瓦舍，河渠沟陇，都在烟雾朦胧里了。他不仅感受到气流的温暖，又一次体会到了集体力量的强大，这才明白这座貌不惊人的山丘如何会吸引这样多的游人。水雾就如此奇妙，更不必说红叶。其实何止游人？要人集会，神人表演气功，乃至仙人卜居，都不忘记这个地方。所以达尔就读的香山大学，也一向被世人另眼相看，以为十分了得，地利的作用之大，实在不可小看。

这时队伍已经走到一个高过膝盖的石坎前面。走在前面的三个男生，像商洛山中的李自成、李岩和牛金星，正在商议对策。这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显然是用不上，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还是不知怎么办，倒是空想共产主义者欧文的办法管用。欧文为共产主义试验者设计的制服，扣子钉在背后，所以穿衣解衣都需人帮助。欧文企图藉此来提醒大家人与人之间需要互相帮助。大概他的那个共产主义试验区是一马平川，从未有攀山越岭的需要，不然人与人互助的需要是不必人为制造出来的。

走在前面的几个男生这时已经分头在石坎上下站好，预备帮助同行者。达尔见别人先行动起来，兀地觉得自己落了后。急急刚欲上坎，膝盖已经碰在岩石上，痛得眼冒金星。爬上坎来，腿还疼着，仍强忍着

一声不吭。这时偏不知谁从背后不重不轻地打了他一拳，达尔不免恼怒。回头一看，见贺少青正向他竖起大拇指。贺少青一头黑发，方额头给人沉着的印像。不带眼镜却有一双外凸的大眼珠，平常不大动弹，像在冬眠，教你摸不透他在动什么脑筋。还没等那对大眼珠转动，他嘴角上早已挂了一两丝春天般的微笑，把你刚从他眼珠运动里猎取的消息又扫个干净。见是他，达尔嘿地一笑没说话。这时听见坡下有人招唤，眼睛被阳光一晃没看清那人的脸，再看一眼，原来是海歌。海歌鼻梁挺直，脸庞丰润，下巴线条清晰，显得端庄典雅。她平时头发总是扎在头顶的，像一棵放倒的消息树，今天不知怎么扎两根短辫子，像两只正义的手，模样一样地标致，却有些认不出来了。见她一步上前，向上将双手递过来。达尔刚要接住，却又一下楞住了。这样白嫩的手腕，他都有点不舍得去碰，不仅怕弄脏了它，还怕它在自己热手掌里溶化了。可是手已经伸过去，都来不及想，一把握住那双手腕，没敢过于用力，真是四两“握”千“金”，往上只轻轻一拉，海歌三步并着两步顺着岩面斜坡干净利落地爬上来了。达尔这才明白身轻如燕可能是真有其事，不过作掌上舞却还只能是比喻，手掌没那么大，却忘记了古代美人多是三寸金莲。

手还没松开，海歌脸一红先笑了，说：“谢谢。”达尔点头说不用谢，心却像自己有主张，偏生要砰砰砰地跳。海歌又问：“膝盖还疼么？”见被她看在眼里，达尔脸红到脖子，幸好自己的眼睛不能看见，不然都会害红眼病。他拚命摇头说：“没事。”头摇得那么厉害，幸好中国人摇头是头颅直立围绕颅轴转动，不像印

度人，表示否定时头颅在两肩之间来回摇摆，否则可能把自己摇下山坡。本还想多解释，海歌已经同贺少青等说笑着上前去了，只见到她红叶一般颜色短袖T恤和蓝色洗白牛仔褲的背影。达尔心想，女孩子不仅像燕子一样轻捷，也像燕子一样飘浮不定。他忘记了女孩子也有像泰山一样沉重的，至于女孩子痴情，海枯石烂都不动摇，他虽从书上读过，其实还不了解。达尔起先有点儿沮丧，觉得自己像是在拳击赛上苦战得胜的一方，虽然一手被裁判高高举起宣布胜利，自己脸上已经满目疮痍。他希望自己是短跑竞赛的冠军，手捧鲜花奖杯，豪情万丈。自己每次想表现一下，总不及别人高雅得体，如果用声音作比方，自己的表现虽胜似鸦声蟾语，也不过是猿啼犬吠，离凤鸣马嘶远矣。这时见海歌回头看他并作善意的微笑，才又觉得获得一些安慰。登上香炉峰顶，四周都低下去，近处的树木，远处的山峰，和极远处天边的云彩，仿佛都在脚下。“远交近攻”的策略是有道理的，因为远处的高峰不同自己攀比，而近处的树叶可以挡住视线，所谓“一叶障目”，当然是眼前的一叶。达尔从小爬过不少大山，仍觉得这里地势高耸，可见高低都是相对的。抬头好像能顶着天。风大得像能把人吹走。据说大气层外空气稀薄，所以是没有风的。不过一般人不住那儿。大气层下面，地点越高，风越大。不晓得人的地位是否与此类似，居高位的人，要时常担心会被风刮下来。过了一会儿觉得心定下来，不由地又感慨人的适应能力。低头看山下时，发现自己已经走了好长的一段路。山脚下的景物显得十分渺小，街上的人声车声完全听不见了，远处的颐和园玉泉山，和香山大学校园，在大块的天空田畴之中化为小

点，只感觉到风从背后吹来，要把他的身体和幻想一同带到一个极远极远的地方。眼前是无止境地向天边延伸的平原，极远处白云红云在温暖的阳光下交织着。手抚摸着身边被太阳晒得发热的岩石，他觉得眼前风景真美，虽还生分，不过感情一点点在培养起来。

二

登了香山回来，达尔早已把碰膝盖头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倒是将海歌纤腕一握的感觉，还记得清清楚楚。据说孕妇生产之后会立即忘掉阵痛的滋味，达尔的选择性的记忆与此相似。达尔在香山脚下买的几片红叶，回来赏看把玩来了诗兴，便顺手写了几句：

天边一片云，
是你的素手。
树梢一弯叶，
是你的弓鞋。
心头一闪念，
是我的清泉。

写毕，又读一遍，他会心一笑，觉得素手两字恰当，不仅描写逼真，而且含有寓意。女子手腕白如缟素，所以称为“素手”。这是一层意义。素又与荤相对。荤是肉体，素就是精神。他对于女人外行，却确信自己关于女人的想法纯粹而高尚。此素手之素其二。不过为什么要写弓鞋呢？当然不是因为想到弯弓射雕。素手配弓鞋虽然美，却不幸暴露出他心猿意马的内心世界。大概怕心思被弓鞋的鞋弓绷得太紧，所以就用“一闪念”打个马虎眼，用“清泉”来浇灭心头的情欲，把星星火种扑灭在萌芽状态。

这时他坐在香大他那间屋里，等贺少青和海歌。窗外秋天的阳光像用心保养过的女人的头发，油光水滑，看得他心醉。广播喇叭里放着“我从山中来，带着兰

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屋内虽然拥挤，他似乎并不在意。一年多来他和另外五位共用这间“斗室”，他不仅已经十分习惯，而且乐在其中。“斗”与“升”作为度量单位，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他倒还知道“升”比“斗”小，便只管将自己的一小块地方称为“升堂”。同屋有取笑的，有效法的，有不理睬的，正是人到哪里都有左中右。“升堂”里几乎就是那张巴掌大的木板床，那是他晚间栖身的地方。夏天已经过去了，这里靠山，蚊虫仍旧稠密，他那顶蚊帐还挂着没摘。起先他用薄布遮身。薄布原来是遮羞的，顶不过蚊虫的“游击战”、“地道战”、“麻雀战”、“持久战”，还不到“第五次围剿”，被迫支了蚊帐。当然，应当称为“升帐”，与“升堂”对应。名字一叫出去，斗室成了古戏台。

虽说达尔思想偶尔会开个小差，其实他是个心怀大志的人。简陋的物质生活不妨碍他在桌边墙上贴一幅长江大桥的画，上写“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他虽是云南长大，却心系中原大地，自幼熟知那诗句，景仰那种气概。不久有人在校园里创办“建桥会”，口号为青年男女交友牵线搭桥。虽说青年肩负的重担因为前辈走过的弯路而变得更沉重，男女感情的事总是不可无之的。因有大桥的画，便有人封他为“建桥会”名誉会员。达尔心高，据理力争，说自己喜爱的桥不是鹊桥，与“小桥流水”的桥、“魂断蓝桥”的桥、“卡桑德拉大桥”的桥也不相同云云。又说最喜爱的诗词是那首《六盘山》。

他因一心想要“缚住苍龙”，做改天换地名垂青史的英雄，从未在个人感情上费心，不知古往今来的英雄

伟人，多有风流韵事。为不让个人感情牵扯精力，他选时兴的精神恋爱之法作为一时解脱，深信要成为超人必先排除常人的杂念。新潮的革命追随者与陈年的佛教僧人推崇同一思想，无怪乎哲学家说，“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别人精神恋爱是双方面的，他走得更远。他的精神恋爱，其实是单相思，不同的是并非对方不情愿，而是对方全不知情。这在他看来更纯粹，更彻底，却忘了真理往前迈半步就是谬误。不过忘记这句话的不止是他。大家都犯错误，错误就成了正确，不管是否“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作有时有还无”。

达尔的精神恋爱并非完全虚无，女主角是真实人物，他在上海读大学的中学同学林黎。林黎聪明漂亮，文笔好，达尔从中学开始就喜欢她，这一直是他的个人秘密。

这样一个个人秘密，倒让他这人有些趣味。“斗私批修”这时已经不时兴了，马克思给燕妮的情书，说“我要自顶至踵地吻你，拜倒在你面前”，也已经广为人知，不过公仍大于私，爱国大于爱情。谈情说爱还没有公开大流行。幼稚如达尔者也保留隐私，可见人的天性的力量无孔不入。又显出历史的惯性，因为他的隐私也不过如此。

如今达尔选林黎做偶像，梦中情人，精神恋人，或者用达尔的话，“安冬纳德”，秘密仍旧是秘密，只是意义又不一样了。在现今的人看来，这种活动大可不必，达尔当时以为这是飞跃。弄这些神秘兮兮的精神活动，说是为了事业，虽说属实，却另外还有一层缘故。他希望有个情人让他远远地望着，细细地想着，又别太

逼近，别太真切。他心里还载不动一个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笑声盈盈足音得得活生生的情人。这像在矿井里出来的人见到光明不敢睁大眼睛，像海上航行的人登岸反觉得陆地摇晃，像站惯了的仆人一旦赐座反而惴惴不安，像长期服刑的囚犯获得自由反无所适从，都属此类。真理与美女，都要隔了一层纸看才觉妥当。东方美学的高度发达以此决定了东方科学的发育不良。达尔自幼被培养起来的审美趣味让他从幻想当中得到相当的满足，这可以他对前梦中情人安冬纳德一往情深为证。他常会想起安冬纳德光着脚在洒满金色阳光犹带露珠的溪边青草地上搂膝而坐的样子，想像安冬纳德的赤脚秀美的样子，关心那双脚的背上洒落着阳光还是沾满了露水，如今林黎同安冬纳德这个异国女子形象的交织更让达尔的梦想妙不可言，一点儿也没去想林黎或许属于自己，而安冬纳德属于约翰·克里斯朵夫。达尔是无产阶级的后代，天然地忽略了财产关系的混乱足以导致道德的混淆和审美的错乱。生活当中的爱情故事，没有任何一个像达尔心中想像的这一个这样美，就像野地里的鲜花不会像货架上的塑料花一样常开不败。理想的哲学和空想的政治让达尔对未来满怀憧憬，相信爱情之花不衰。达尔希望将这种梦想保持着，直到自己的生活达到至少接近自己想像的那样完美。只有完美的纯粹的高尚的卓越的圣洁的美，才是美。美是容不得杂质掺不得假的。这些话固然不错，只是达尔分不清纯杂，辨不出真假。

达尔所学，按古人的说法，是经世济民之策。入香山求学经世济民之策，正如同《西游记》里众僧侣西天取经，或如孙膑入山师从鬼谷子，不无神秘，必经艰险，不过最终还是能取到真经良策。不料沧海桑